



中國崛起 日漸強盛

前文提到，近年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社會對我國窮追不捨的欺壓，歸納有3個原因：(一)不同的傳統文化及普世價值觀。(二)西方對我們固執的偏見以及(三)中國的崛起給西方帶來壓力。

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大英帝國瓦解、殖民地紛紛獨立而衰落，繼而美蘇兩國稱霸，但1991年蘇聯解體後，形成美國獨霸全球局面，主導着世界各國的經濟、文化、軍事、科技等命脈。

然而，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，今天我們已成為全球的重要貿易國。2012年，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，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也愈發自信，西方國家甚至覺得我們在南海問題、台灣問題等領土主權方面的態度愈來愈強勢。這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對於中國崛起的戒備之心愈發強烈，擔心實現「經濟崛起」的中國也將順勢推動「政治崛起」，一些居心叵測的政要與學者宣稱我們將對他們西方社會的政治體制、核心價值等造成重大威脅。

隨着經濟高速發展，我們同時投放更多資源於國防，近年更成為世界第三大軍事實體，對這些西方國家來說，會感到很大壓力。在1990年之前，我們連世界十大經濟體也不入，更遑論軍事國防，他們根本

看不到中國的影子，從沒想過中國會有追上他們的一日，但隨着中國日漸強盛，他們不得不開始正視中國。就是因為中國的不斷崛起，他們自身感受到更多壓力。

這使我想起了「伊索寓言」一則：「龜兔賽跑」，道出許多西方人對中國崛起的矛盾心理。同樣在2017年的一篇由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阿米塔伊·埃齊奧尼撰寫的文章《中國人要贏了嗎？》提出了這則寓言，比喻中國是「烏龜」，雖然行動緩慢，但終將贏得勝利，成為全球大國；而美國則是「兔子」——特朗普政府毫無章法地從一個地方跳到另一個地方(現時亦不遑多讓)；文章明確指出：「伊索寓言」知道比賽的結果如何——中國獲勝。

「龜兔賽跑」講述一隻驕傲的「兔子」與一隻努力不懈的「烏龜」寓言故事，寓意：不可輕視他人。虛心使人進步，驕傲使人落後。我們要自強不息，踏實做事，最終獲取成功！



●「龜兔賽跑」寓言故事，寓意我們：不可輕視他人。作者供圖



謝賢 83歲演殺手好有型

謝賢寶刀未老，以83歲之齡，接拍新片《殺出個黃昏》，與馮寶賢任男女主角。電影由演員出身的林家棟參與編劇及監製，但沒粉墨登場在幕前演出。

故事講述3位過氣殺手，謝賢、馮寶賢和林雪的晚年景況。年輕時，收錢殺人，身手不凡，年老了，他們繼續做職業殺手，自封「普英天使」，由老人家自己做金主付費殺自己，等於幫助老人家自殺。故事帶點天馬行空，然而寓意深刻。

老人家求死原因各不同，因病厭世、太窮、兒女成群卻不陪伴因而寂寞求死、婆媳問題，電影用過氣殺手帶出老人哀歌，劇情具娛樂性，帶動觀眾情緒，不太沉重，最重要是帶出了關注老人生計及精神健康的訊息，充滿正能量，有個Happy Ending，讓觀眾開心散場。

該片票房不俗，有口碑，謝賢更親自到戲院謝票，大受歡迎，被大批粉絲包圍。銀幕上的謝賢，風采依然，更破例不戴上他的招牌墨鏡，身形高大的他雖已80多歲，仍然十分有型，武打場面雖用畫面剪接交代，但姿勢及功架之英氣，令人不禁讚歎數星就是明星，跟慣拍打片的謝霆鋒可較勁。

電影中，老人的悲哀沒發生在謝賢身上，因為外表酷爆的謝霆鋒是名孝順仔，對老爸生活、心靈都照顧有加。人前人後，謝賢都說「謝霆鋒是他的偶像」，並非為捧兒子，而是內心真話。謝霆鋒廚神上身，不單拍《12鋒味》親自下廚，不用工作的日子他會煮給家人吃，很會吃又很會煮的謝賢必大讚。為保身形，謝賢戒甜多年，但謝霆鋒做的甜品，他會全部吃光。

謝賢是不折不扣的老頑童，性格遊戲人間，百無禁忌，所以很多朋友都開玩笑說，新春期間不要見他，因他隨時會講不吉利說話。例如每次約他食飯，他都會答：「還沒死便來。」同樣問他會否退休，他答：「還沒死的話，會繼續拍戲。」永不言休。

在《殺出個黃昏》中，謝賢是獨居老人，住簡陋村屋，乏人照顧。現實生活中，完全兩回事，霆鋒安排他住豪宅養老，聘了司機及傭人照顧他，生活優悠，是個幸福長者。

謝賢並不寂寞，有不少好朋友約他食飯，或上他家玩撲克牌。此外，他跟前妻拉姑，及拉姑丈夫鬍鬚Kong關係良好，經常相約吃茶、逛商場。

問他會不會跟霆鋒搭檔演戲，他說不會，免得被兒子搶風頭。



書法江湖的一場混戰

本文標題「書法江湖的一場混戰」指的是熱愛田氏兄弟所創「田楷」的「田粉」們和熱愛某些名家博導所創「醜書」的「醜粉」們之間的論戰。

田氏兄弟田英章、田蘊章研習歐陽詢楷書數十年，將歐體寫得「完美」到極致，簡直無一點人間煙火味。

田氏楷書工整美觀，有目共睹，故粉絲遍布大江南北，許多書法愛好者都想投入其麾下，於是「田粉」人多勢眾，一度雄踞書壇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以原中國書協主席沈鵬的門徒為首的一群專業書法家創出「醜書」，沈鵬大加讚許，云：「大醜有大美」，於是「醜書」風行全國。「醜書」名家也紛紛上位，個個身居要職。一聲令下，「醜粉」們祭出祖師爺傅山「四寧四好」的大旗，口誅筆伐田氏兄弟，直斥田氏兄弟綁架歐楷，並非名家，實質書奴，其楷書只是美術字、印刷體，說田氏兄弟水平甚低。「田粉」自然不甘示弱，怒批「醜書」以及吼書、噴書、亂書等為「鬼畫符」，不堪入目，褻瀆書法，所謂創新只是譁眾取寵，是日本前衛書法的走狗！一來一往，於是書法江湖烽煙四起，一場混戰曠日持久，搞得天昏地暗，吃瓜群眾也分不清誰是誰非。

平心而論，田楷脫胎於歐楷，功

底是有的，只是「公式化了」，變成「館閣體」一類的標準化字體，缺少了「天然」和「個性」。但學生寫出來，至少看得清楚明白，也沒有什麼不好。哪個考生的考卷用田楷寫作，批卷的老師覺得賞心悅目，說不定也能加分呢！但作為書法名家，除了田氏兄弟自己，其他人就不必寫田楷了，要學還是「法乎上」，學歐楷為好，畢竟歐楷更具文人氣質，更有風骨。

「醜書」這概念是與「美書」相對而言，而「美書」之所以稱為美書，是自李唐來，歷代帝王尊王義之為書聖，以王字為美字標準，之後千百年便成規條。「醜書」這概念很籠統，有些人將一類古拙書法也列入醜書類，其實這一類書法拙而雅，與王義之書法路數不同，卻有極高藝術水準和欣賞價值，只是曲高和寡，確非一般人能看明白。世間上好的書法可以有不同種類，有人愛妍美，有人喜雅拙，妍美書法與雅拙書法各有所長，如絃樂與管樂，各有優勝之處，不分伯仲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有些醜陋無比的真正「醜書」魚目混珠，它們全無半點雅意，卻冒充雅拙書法。那些以「醜書」綁架拙書者是「書法江湖」騙子，正是這些騙子，挑起當今「書法江湖」大論戰，他們趁機混水摸魚，欺世盜名，我們必須將這些江湖騙子清理出書法隊伍，正本清源，使書法得以健康發展。



用桌遊做推廣好橋

文公子上星期參加香港工業總會第30分組(香港創新及創意工業協會)的會員活動，參觀香港動漫電玩節2021。現場所見，活動非常受年輕人歡迎，不少人更「盛裝」出席，扮演心儀的動漫角色，滿場遊走，搶盡鏡頭，也出盡風頭。而本地亦有不少創意產業設有攤位，推廣香港的原創作品和經授權的知識產權作品。

目測全場最受歡迎的展攤，以超人氣動漫精品及電子遊戲為主。不少電子遊戲已升級到「電競」水平，構建出一個跨國的網上遊戲世界，人人都可以組隊與全世界的玩家一決高下。

回想文公子的青少年歲月，當時未有互聯網，有一部小小的電子遊戲機，已經可以開開心心玩上一整天。但電子遊戲機始終只是自閉的玩意，當年沒有連線對戰，能破的也只是自己的紀錄。如果和朋友一起玩一些靜態活動的話，通常就會玩現代潮稱為「桌遊」的各種益智遊戲。

當年流行的桌遊，最受歡迎的相信是象棋，因為玩法簡單，二人成團，隨時開局。其他益智遊戲如門棋、飛行棋、波子棋、大富翁、MasterMind、UNO、三軍戰棋、紙牌潛鳥龜等等，由兩個人到群體對戰都有，而且售價便宜，相信不少上世紀七十年代成長的朋友都有玩過。

在電子遊戲盛行的今天，原來桌遊仍然有許多大小朋友在玩，甚至有機構用來做推廣活動的工具。

最近在書展，波蘭就推出了號稱「Discover Poland via Board Game」的「波蘭桌遊」，在設計上讓小朋友們邊玩邊學，在遊戲中學習到波蘭的文化生活，就是一條推廣國家文化的好橋。

波蘭推廣機構「情牽波蘭」更與機構合作，推出「玩玩樂創意學習坊」，以小組形式教小朋友們學玩「波蘭桌遊」，又是另一條滲透市場的好橋。小朋友除了學習到外國文化外，由於桌遊是集體益智遊戲，可同時培養他們的社交技巧，學習如何彼此溝通和相處，而且又能培養創意和對美術的興趣。此外，只要小朋友投入玩桌遊，就自然會暫時忘記玩智能電話，可謂一舉數得，相信必可贏得家長們的歡心。

文公子曾先後為澳洲旅遊局、台灣觀光局、順德區旅遊局提供公關顧問服務，對於推廣各式旅遊，累積了不少經驗。要推廣一個旅遊目的地，其實不離「食、買、玩」三大元素。但如果能如波蘭一樣，推出介紹本國文化的桌遊，令消費者自小就對該國有認識和好感，對於日後推廣旅遊，必定更事半功倍。



「暖爸」黎諾懿希望做導演

「暖爸廚神」黎諾懿入行18年，入行時滿懷大志，「我一心要做劉德華、周星馳同古天樂，誰知我被編入兒童組，心冷了一截，後來有機會拍劇也不懂珍惜，拍《隨時候命》認識了大哥鄭伊健向他取經，真的不知天高地厚跑到監製房間是否他們不懂、沒本領呀？可能伊健年代可以，但並不代表我行得通，結果，後來我真正的明白不懂的是自己，我被冰封了。在低潮時期，他好照顧我，我要登台更任由我到他家裏挑選衣服，我們的性格、興趣、對家人的態度完全一樣，物以類聚，我最欣賞他那顆赤子之心，對人很聚心，無論對方高高低低都用行動撐到底，他由一位大哥變成我的同輩兄弟，我常找他傾心事。」

近日《刑偵日記》到尾聲，諾懿在劇中演老謀深算、亦正亦邪的江Sir表現出色，為配飾劇情，他刻意為自己化沉實老妝，諾懿的確成熟了，不只將目光放在自己身上，更放在新一代身上，「在新演員當中我留意戴祖儀，這女孩好有天分，她在《刑偵日記》演紅姐的女兒，她是第二部，她好聰明好努力，還有黃庭鋒都好好，希望大家可以給他們多一點機會。」

黎諾懿去年11月開始不再「煮食」，因為不想被定型，他最近作了新嘗試為馬來西亞特備旅遊節目擔任監製，「已拍好了剪片階段，9月將在馬來西亞上映，我希望下次可以做導演，是劇集的導演，我要以做過演員這優勢，以我有限的演技導演到新晉演員，好像曾國祥，他是個好導演。我期望演戲之外可以做到導演，我已提

出了，但暫時未有任何反應，我要先給上層信心。我羨慕有周星馳作品，周星馳出品，好強……我都希望有黎諾懿作品。至於我是否想當視帝？想的，以前都想像王浩信取足幾屆，現時只希望有代表作，獲獎只是當晚開心，如果得了視帝不用開工，年年有糧出，我會盡力去爭取。得獎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台上親自感謝幫助過我的人，他們沒有幫錯，比自己開心更為重要。」

提起「5億駙馬」的稱號，他依然一笑置之，「對的，太太家底好，拍拖時我們去茶餐廳，外面說她好尊貴，又指要她坐我的爛車，其實我的車不名貴，不過不是爛的，我們住的村屋也不是破屋。大家看罷，說我吃飯飯不要緊，都是我吃，你們不需要這樣動氣。我沒有壓力，太太覺得我可以託付終身才選我嫁我。是的，我身家短期內無可能追到我家，除非我中六合彩，選要多多次，做生意也要做比特幣……其實時間可以證明一切，我們結婚快7年，如果真的做駙馬，好舒服，我上了岸啦！你見我由早做到夜，連飯都要煮，我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努力養活家人，事業上繼續創出一片天！」

暖男不止是好丈夫，更是個緊張大師的爸爸，「其實我對個困困有內疚，他玩波波池惹到珍珠疔，手仔傳染到臉上，現在臉上有一粒小印，每次見到心裏好不舒服，如果我可以早點處理應該無事，太太勸我兒子大可以去做激光，我就是怪責自己。12月再做爸爸，到底是男是女，讓我賣個關子，不過我相信也跟上次一樣不敢剪臍帶……」

恭喜諾懿再任爹地，預祝一如他所願抱一個健康可愛的女娃娃，還有，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欣賞到黎諾懿作品。



●恭喜黎諾懿再任爹地。作者供圖



梁爽

成長在山腹的松茸

孔子說，讀《詩經》的好處之一是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。

一個人知道很多鳥獸草木的名字，常給人以趣味和學識的觀感；而鳥獸草木開始有自己的名字，也往往意味著它對人類生活發生的影響，已讓那個籠統的稱稱吃不開。

當代作家阿來的小說《蘑菇圈》幾乎就是圍繞着「松茸」的命名展開的。

早先，蘑菇是樵村人對一切菌類的總稱。最多分為沒有毒的蘑菇和有毒的蘑菇。

然後，有了羊肚菌。而羊肚菌之外的所有菌類，仍舊統稱為蘑菇。最多為了品種的區分，把生在青柄林中的蘑菇叫做青柄蘑菇，把生在杉樹林中的蘑菇叫做杉樹蘑菇。再然後，就有了松茸。這時，蘑菇已經要分好吃和不好吃的，值錢和不值錢的。松茸便是其中最好吃、最值錢的，讓躲在樹蔭下乘涼的人們不辭辛勞，奔向山林。

松茸何以稱松茸？

宋代唐慎微在《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》中說，因該菌生於松林下，菌蕾如鹿茸，故名松茸。宋代陳仁玉在《菌譜》中稱此菌為「松茸」，明代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把松茸列在香蕈條下，又稱合蕈、合茸，後經日本經濟學家小林義雄考證，古籍中的松茸就是被日本人譽為「菌中之王」的松茸。

但我們今天說起松茸，其意義已經遠遠溢出這兩個字的表面。

正如今天的人們難以想像，幾十年前的山民對這棵菌子視若尋常，甚至連個名字都沒起給它，任其在樹下自生自滅也未覺可惜；那時的他們大概也無從想像，如今話語體系中的松茸，已不僅是最好吃、最值錢的蘑菇，更成為某種象徵，代表尊貴的身份、幸福的生活、健康的體魄，乃至強勁的活力。其實，從始至終，松茸依然是長在深山的菌子，自然屬性並未發生過任何變化，只

是人們給了它不同的意涵。

寫《閒情偶寄》的李漁便是個愛吃菌子的人，在《飲饌部》的「蔬食」一節中，他寫道：「茸之為物也，無根無蒂，忽然而生，蓋山川草木之氣，結而成形者也……食此物者，猶吸山川草木之氣，未有無益於人者也。」不過，以今人的知識體系看去，李漁對菌子的想像實在是詩意有餘，科學不足。

蘑菇並非「無根無蒂」、無所依傍，也不是「忽然」就能長出來的。蘑菇菌絲要從土壤甚至共生植物的根系吸收養分，而菌絲由中間一點向四周輻射生長。隨着中心點及老化的菌絲相繼死去，而外面的生命力更強，久而久之，便形成了自然的菌絲體環，並最終長成蘑菇圈。

而在藏族作家阿來的小說中，蘑菇圈經歷了諸多人事的變遷，已進化成一種至為深沉的存在。它既是小說主人公斯炯悉心守護的松茸的家，也是她重要的精神寄託。在最艱難的時代，她背水上山澆灌自己的蘑菇圈，為全村人帶來抵擋饑荒的能量；她用松茸養活了媽媽和被迫還俗的哥哥，也隱性地促成了兒子的大好仕途，還為自己攢下了養老錢。它甚至帶有對回不去的故鄉的追認：「蘑菇不像野菜，四出隨風，無有定處。蘑菇的兒子孫孫也會四處散布，但祖宗蘑菇是不動的。它們就穩穩當當呆在蘑菇圈裏，年年都在那裏。」

畫家張大千也做過同樣的夢。創作於1973年的《松茸長年》，款識是這樣寫的：「南詔雞窠北口蘑，三川傘把許同科。新來口腹為災怪，又被松茸誘夢多。癸丑秋日，爰翁。」真是一個標準的老饕！南詔的雞窠、北詔的口蘑、三川的傘把菇都不能入他法眼，唯有松茸讓人魂牽夢縈。

1967年，張大千孫女綿綿的2周歲家宴上，便有松茸的影子。而由畫家本人親自撰寫的「菜單」，則在2014年以47.5萬港元的成交價為人收藏。從同日寫贈的《瓜瓞

圖》題曰「予夙病，仍為懸燈庭樹，延燕親友」可知，這薄薄一張菜單裏，不僅有珍貴的菜餚和名家的手筆，也有年近古稀之人，為含飴之樂而不辭辛勞的最樸素的感情。但冬天本不是松茸採摘的旺季，方知為慶祝孫女生日而擺上桌的松茸，比難得更難得。倒是「癸丑秋日」的那場思念來得正當時，「雨季到，菌子笑」，松茸是秋天的恩賜。在中國，滇西北的松茸品質最好。因高山地區氣候溫涼，環境污染少，豐茂的松櫟混生林為松茸的生長提供了優渥的地質條件，香格里拉、楚雄、劍川成為雲南松茸的主產區。其中，香格里拉松茸佔雲南省鮮松茸出口量的65%以上。不過，叫「松茸」怪文縷縷，當地人直接喚它「剝皮菌」，「剝開皮，白白的，像個小娃娃」。

「小娃娃」味鮮、肉緊、彈牙，卻也是十足的慢性子，同時又如櫻花般只有剎那的絢爛。從白色光滑的球形孢子開始，一顆松茸往往要經歷五六年的孕育，才得見天日。但當它真正「出生」，動人的青春成長卻只有2天時間。從破土而出起48小時內，是松茸吸收營養的充分時期；過了48小時，松茸便開始衰老，同時把營養反哺給大地。再過幾日，松茸體內的含水量逐漸減少，等到開了傘，傘蓋上裂出道道細紋，綻放成一朵「花」時，松茸那獨特的香氣也就消散了。

因此，松茸要趕在破土後48小時內採摘。採摘後往往就地取材，用杜鵑花的葉子包裹。可以說，從尋蹤採摘，到保存運輸，一切都是分秒必爭。

據說，早先的香格里拉曾經漫山遍野都是松茸。如今，採松茸全憑運氣，甚至還需要一點兒耐心和博奕。古人云：「竭澤而漁，豈不獲得，而明年無魚。」松茸尚無人工栽培技術，天生天養，更是如此。若能想到，尖尖細箸夾起的每一片松茸都得不來，送進嘴裏的時候，當有多幾分鮮甜吧。



擺脫世俗，做真正的自己

跟朋友一起聊天的時候，我們都會說到一些話題。比如誰又在哪裏買了房子，換上了名車，誰又可以功成名就安享晚年……討論之後發現，其實我們現在大部分的人，對於成功的追求是比較相同的。或者從某個角度來說，也是比較世俗的。可是這種趨勢也是不好的，記得有個名家曾經說過，世界愈不同，就愈精彩。可是我們如果追求成功都趨向於相同一致，那這樣的成功又談何成功呢？

如果我們回憶起少年時代，我們心中那些夢想，也許跟現在的想法很不相同。那時候我們對自己的人生有憧憬，我們還沒有受到世俗風氣的影響，我們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，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。但是現在呢，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，這個概念在我們心中也許逐漸在淡化了。我們很少去思考去做一個

什麼樣的人，而是在想着我要擁有什麼，在看別人擁有什麼，我缺少什麼。我們愈是這麼想，就愈是俗不可耐，距離曾經那個真正的自己愈來愈遙遠。甚至於，處於這樣的環境中，有時候自己有一些比較真實純真的想法，自己都會擔心別人笑話，都會自己嘲笑自己幼稚。但是真的是這樣子嗎？在世俗之中，我們免去了很多思考的機會，因為我們會照着別人成功的模樣，隨波逐流，奔跑在時代的大潮流中。

我們看似明確了自己的前路，但是回頭想想，與最初的那個自己是否有點差別了呢。很多人都在失去自我，不管我們承認或者不承認，大部分人都這樣的。這與我們的追求有關，從朋友們的聊天中就知道，大部分人都把成功與物質掛鉤，認為財產物質擁有得愈多，人生就愈成功。我們不妨這樣去想，直接去看自己的心裏感受。擁有的物質愈多，我們就會愈感

到快樂嗎？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好像並不成立。如此簡單的道理，大部分人卻執迷不悟。

做真正的自己，也不是說一定要完全地擺脫物質誘惑。不可否認，一定的物質基礎是我們生存的前提。但是我在這裏說真正的自己，是要明確自己的方向，應當時常去思考生命的意義，不被物慾利慾所迷惑。要做一個真正的自己，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氣。但如果我們能夠明確，道路是正確的，這樣便值得自己去追求。

那我們又何不堅持下去呢？做真正的自己，也許會與你旁邊的人格格不入，但是你會愈來愈靠近生命的真諦，也會活得愈來愈通透，很多平時纏繞着我們的煩惱都會逐漸煙消雲散。因為我們的生命高度已經增加了一個層次，從遠的地方去看，在時代的物質大浪潮之中能夠保有自己的一份清醒，生命自然會更加豐富。